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獨手丐 三、風雪中的貧兒

次早起身，店主已備一匹好馬相待。沈鴻開發店錢，店主執意不收，說：「那火牌便是店賬，沈兄不必客氣。」沈鴻知道再說便假，只得騎馬上路。途中無事，一路急行，到了開封城內相國寺左近，正在察看有無魏強所說的人，忽見一個壯漢由側面一家客店中趕出，將馬接過，先朝馬鞍下看了看，笑問：「尊兄如無事，邱二兄這匹馬請交我吧。」

沈鴻行時早聽魏、邱二人說過，忙即下馬稱謝，並托代向二人致意，壯漢便將馬拉去，走往小巷之中。沈鴻想起此人由路旁客店中跑出，必與相識，自己人地生疏，托他引往店要方便得多，如何忘卻？剛把行李放在路旁，想去住店，便見兩個店伙走來迎接，沈鴻一問方才接馬壯漢可是相識。

店伙答說：「此是北街楊家鏢局的伙計，並不住在店內，方才那馬是尊客騎來的嗎？」

沈鴻點了點頭，見店伙面有驚奇之色，也未在意。一路奔馳，饑疲交加，因覺錢帶不多，獨手丐酒量又大，將人尋到還要款待，不敢多用。尋了一間小房住下，自去街上買了一點便宜食物胡亂吃飽，略微歇息，大已入夜，知道當夜無從訪問，索性補足睡眠，養好精神，明日一早再去相國寺中查訪。

那相國寺原是數百年的大廟，內中僧房甚多，廟內並有不少攤鋪，雜戲、評話和各種江湖賣藝賣藥的人，熱鬧非常。沈鴻初次到達，所聞不多，隔夜便向店伙打聽。沈鴻住的雖是小房，飲食自理，無什油水，店家因他昨日所騎的馬來得奇怪，一到便有鏢行人將馬接去，看不出是什路數，不敢得罪，有問必答。

沈鴻天明起身，匆匆洗漱便往外跑。

店伙笑說：「此時還早，尊客吃完點心再走。」

沈鴻見店伙和氣，心想，獨手丐遊戲風塵，既約在此，定必常來此間，店伙也許認得，便向他打聽，有無這樣一個花子。

店伙笑說：「相國寺中花子甚多，多在山門側面大樹之下。此地花子與別處不同，都有師父傳授，好吃懶做，把手背朝下當著職業，什麼事都做得出來，極少好人，斷手斷腳的有十好幾個，像你所說那樣花子甚多，說不上是哪一個。」

「如尋不到，最好明早再去，因為明天相國寺廟會，香客遊人甚多，並有善人周濟窮苦，散錢之處在西偏殿旁禪堂之內，各地窮人都要趕來討領錢米。你說那人既在此地，不會不來。我不知尊客尋他什麼意思。如有事，最好今日不要前去，以免打草驚蛇，被他滑掉。」

沈鴻知道店伙誤把自己當成官差，心中好笑，不便明言，隨口笑答：「這是我一位老長親，多年不通音信，日前在孝義縣聽人說在此地，光景窮苦，轉來尋他，並無他意。」店伙也未再說，沈鴻便往寺中走去。

相隔只半條街，轉眼走到。入內一看，山門裡面廣場上到處都是篷帳桌凳，雜亂不堪，許多賣早點零食的攤販已將布篷支起，擺好桌椅板凳，生起火來。還有許多跑馬解的，有的佈置場子，有的還未睡醒，都是一些看攤的人，領頭出場的尚還未到。

這類攤篷不下二三百處。雖是清早，依舊人聲嘈雜，此呼彼應，往來奔走，各人忙亂做一堆，遊人卻是一個沒有，比起故鄉那些大廟迥乎不同，哪像一所禪林清靜之地？暗付，還沒到廟會已這樣雜亂，明日不知如何熱鬧，尋人想必更難。先在廟中走了一陣，一個花子也未遇上。

心想，獨手老前輩既然隱跡風塵，必與廟中花子相識，何不去尋他們打聽？因山門旁邊大樹下並無花子蹤跡，又聽攤上人談說西禪堂今日發票，與店伙之言相合，心疑花子往領錢票，向一老年攤販打聽。

那老頭人甚忠厚，聞言朝沈鴻上下一看，笑道：「相公氣派不像窮人，他們都有幫頭，外人插不進去，就遇好心人送你一點錢米，走出門休想太平。再說年紀輕輕，什麼事不好做，何苦手背朝下討來用呢？真要異鄉流落，缺少盤川，想別的方法也好。」

沈鴻知他誤會，便說不是討錢，是尋一人，便將獨手丐形貌說出，問可見過。老頭聞言，越發驚奇道：「相公像個讀書人，如何和這樣的人打交道？相國寺中另有一伙缺手斷腿的花子，最是凶橫，專一強討惡化，有的身邊還帶有毒蟲，厲害非常，無人敢惹。討起錢來也是他們搶在前面，決無好事。再說這樣人甚多，也不知你說的是哪一個？」

沈鴻再往下說，老頭已自走開。

這時許多食物攤都已陳列停當，生火出賣。沈鴻覺著腹饑，隨便尋一攤頭買了一碗豆漿、幾個燒餅，正想吃完尋往西禪堂一試，忽見旁邊有一十二三歲的幼童，骨瘦如柴，穿著一身破舊短衣，坐在旁邊樹根之上不時低頭歎氣。心想，小小年紀，有何心事，也許家中窮苦腹中饑餓之故。

因那幼童穿得太破，看去卻不像個小花子，目光又常注在自己身上，欲言又止。也許初學叫花，還不好意思張口向人。好好一個小孩，就此落入乞討之中，養成好吃懶做、不勞而獲習氣，豈不可惜？何不喊他過來，請他吃上一飽，少時同去他家，問明詳情。

如有大人，便省出一點銀子分送與他，使能小本經商，勉強度日，養其廉恥，免得墮落，豈不比佞佛燒香要好得多？

便笑喚道：「小兄弟請過來。」

幼童應聲走過，笑問客人：「可是要我領路走逛龍亭鐵塔的麼？我早就看出你是外鄉來的客人了。」

沈鴻一問，原來那幼童姜飛是個孤兒，隨一寡母紡織度日，甚是寒苦。從小聰明，想要讀書，家中無錢。恰巧左近富家的書房設在後花園內，因和園丁相識，借著代他打掃澆花，漸漸混了進去。事完便在書房門外偷聽，並將富家子弟丟掉的舊書拾起，暗中勤讀。

那富家是一土豪，家中妻妾成群，子孫眾多，但都嬌生慣養，貪玩逃學，把讀書視若畏途。先生姓賈，外表是個中年寒士，人甚豪爽慷慨，沒有一點頭巾氣。自從發現有一貧兒在外偷聽，知道東家是個俗惡不堪的土豪：自己為他教讀出於無奈，而這一班學生都是頑劣驕縱，恨書如仇，就想為他盡心也辦不到，每日心情十分苦悶。

忽然發現這樣一個年幼好學的美質，甚是喜愛，極想加以造就。無奈東家習氣太重，貧富尊卑之念太深，如與明言，決不肯容一貧兒和他子女共讀。自己氣味不投，平日又少見面。這日大雪風寒，候到傍午，才見幾個學生被一群男女下人抬抱而來，重裘之外還帶上風帽，穿上斗篷。

內有兩個年已十八九歲，竟推天冷，惟恐受寒傷風，告假不到，因防先生不快，還由東家親筆寫了一張紙條。賈梁子弟素來如此，大雪寒天，外面許多窮人不是衣食不週，便是為了生活在風雪中掙扎。這裡窮奢極欲，何等享受。休說重房密室溫暖如春，便這書房之內，白天沾了學生的光，也是爐火熊熊，沒有一毫寒意。

賈老師雖然無人引進，不知他的家鄉來歷，於嚴冬風雪中，穿了一件舊夾衫，為廟中和尚寫匾，手持兩尺來長的大筆，運轉如飛，四個五六尺方圓的大字一揮而就。寫時人和生龍活虎一樣，不似別的秀才一身酸氣。寫完到他房內，見那桌上所抄書本小比蠅頭。

後聽和尚說，初來廟中不久和尚也是看他不起，這日忽有兩個貴官前來拜訪，賓主三人閉門密談，和尚派人在隔壁房中偷聽，滿擬他有此貴官好友必能發跡，哪知此人性情古怪，和來人越說越僵，最後竟翻臉怒罵，喝令來客快滾。後來送了兩次金銀重禮全都不收，後土豪設法禮聘來此。

時先生聽窗外響了一下，想起貧兒姜飛每日伏在窗外聽書，這冷天氣不知來否？忙走過去一看，果是姜飛，靠在窗旁正在搓手

呵氣。一張小臉已凍成了烏色，身上頭上還有好些雪花未溶。穿著一身補了又補的短襖褲，一雙破鞋，腳跟也露出在外，凍得紅裡透黑。

齊下夾著兩本破書，雖然凍得發抖，身子仍是筆挺，恭恭敬敬喊了一聲「先生」，沒有一點委屈乞憐之容，不禁又憐又愛。暗付，富貴人家的子女住的高房大廈，室暖如春，身穿重裘，還在喊冷，請了專館先生，日高三丈尚未起身。此時快吃午飯，方由下人和搭木偶一樣連抬帶抱、前呼後擁送進房內，有書不讀，一味享受頑皮。

這個貧兒為了家中寒苦，無力讀書，不論寒暑風雨，每日立在窗外偷聽，已有數月。雙方對比，不特苦樂相去天淵，看去也大令人不平。也未和學生商量，便將姜飛喊了進來。剛到門口，想要走進，侍候書房的下人面上便現不快之容。姜飛原受園丁囑咐，知道偷聽讀書乃是情面，園丁擔著責任。

一個不巧，主人怪罪，必遭毒打，還要連累園丁。同時人在外面風雪之中凍了好些時，內外冷熱相差太大。還未走進，便覺裡面火爐也似，一股熱氣由簾縫中迎面撲來，逼得氣透不轉，忙即往後倒退。

先生見惡奴朝著姜飛怒目相視，人已往後倒退，本要發作，繼一想，這類奴才無可理喻，自己雖然無關，此子家住在此，難免吃虧。再則人在外面凍了多時，驟進暖房難免感冒。想了一想，笑道：「你在外面凍了多時，裡面太熱，就在廊內坐上一會，等我再來問話。」

隨將自己的茶倒了一杯，令在廊內坐定，一面吩咐開飯。惡奴雖然不願，但知主人敬師，不敢不聽，那幾個小主人為了起來太晚，巴不得先生有事，不上生書，也一起跟了出來，朝姜飛問東問西，並把家中帶去的糖果遞了一些過去。

先生笑說：「可見還是環境不良，人性本善，多少也有一點同情。他也是父母所養，不過少了幾個錢，這等窮苦。你看人家比你們還小，為想讀書，冒著風寒雨雪來此聽講，多麼可憐！我意欲留他吃一頓飯，稍微周濟，送他幾本書讀，你們願意麼？」那些學生到底都是幼童，想討老師的好，加以平日頑皮，除幾個年長一點的嫌隙沒有開口外，餘都同聲笑諾。

惡奴見姜飛週身濕污，老師還要留他吃飯，氣在心裡，不敢發作，故意笑對眾學生道：「這是一個住在附近的放牛娃。都是園了老王偷懶，想他掃地，引進園來，要被大老爺知道，連他和老王都非倒霉不可。好的打上一頓鞭子趕走了事。重一點便當他小賊看待，一張名帖送到符祥縣便枷起來，受罪更大。」

「總算今天運氣，被師老爺遇上，看他可憐，就是鬧出事來也有師老爺擔待，不與我們下人相干。按說小人不該多嘴，不過諸位少爺小姐身子何等嬌慣，平日由這屋到那屋，不穿斗篷都要傷風。今天師老爺大發善心，請他吃飯，好在飯菜都多，每天都剩不少，賞他吃點無妨。這樣一件小事師老爺儘管做主，去做好人，用不著商量。」

「外面這大風雪，諸位少爺小姐由暖房裡走出，要是受寒小的卻擔不起。我看師老爺要請客，我到廚房傳話，為這位小客人辦上一桌整席，都比少爺小姐冒寒生病要強得多。他這一身又髒又臭，諸位少爺小姐千金之體，如何與他同座？快請回房，我叫廚房單開一桌，由師老爺陪他，隨便哪裡吃都行。這樣大雪寒天，只不叫我們當下人的費事收拾屋子就承情了。」

內中幾個小的本已有了同情之心，及聽惡奴一說，想起父母平時之言，再見姜飛穿得那樣破舊濕污，立起輕視之念，便走了進去，隔著窗子向外偷看，書也不讀。惡奴吳元立時跟進，從中挑撥，想由這些蠢子去向主人說先生的壞話。

賈先生知那惡奴吳元勢利刻薄，奸猾異常，最得主人寵信，因自己不大愛理他，心中懷恨，幾次去向主人進讒，均因主人聽信那兩個老翰林之言，對於自己十分尊敬，只管賓主性情不投，下人壞話卻說不進去、碰了兩次釘子，一直敢怒而不敢言。今日好不容易抓住題目，自然不肯放過。

明聽在旁冷言冷語，暗中挑撥，心中好笑，絲毫不以為意。因將開飯，索性不回書房，徑在廊前盤問姜飛身世。聽說寡婦孤兒一貧如洗，越發憐憫。因那走廊外有一層門窗，設有桌椅、火盆、茶爐，比起露天暖和得多。

姜飛吃完熱茶，坐了一會，面色已轉紅潤，手足溫暖，精神起來。知道書房太熱，少時出去仍不免於受涼，也就不再勉強。跟著惡奴把飯開來，果然分成內外兩桌。在外面茶桌上擺下兩份碗筷。平日原有四盆八碗，菜極豐盛。

惡奴故意分出兩碗兩盆，所有好菜都放在書房之內不端出來。先生知其故意侮辱，表示貧兒乃老師之客，只配這幾樣粗菜。其實上豪飲食講究，就這兩盆兩碗也極精美，不是窮苦之人所能入口。

先生心正想事，也付之一笑，只勸姜飛隨意飲食，說：「今日也許無暇和你多談，日內天如放晴，可去龍亭等我，還有話說。」這時，惡奴正在裡面開飯，無人在旁。飯桶放在茶几上面，姜飛看出老師憐愛，萬分感激。惡奴不在，少了拘束顧忌，便聽先生的話大吃起來。

主人因敬先生，每頓飯粥蒸饅之外還有一大盆點心，半咸半甜，味道極美。先生見他只吃一個甜包子便不再動，目光不時注在上面，似想心事，當他面嫩不敢多吃，可是別的菜飯吃得卻極自然，心中不解，笑問：「你愛吃那甜的，何不多吃幾個？」姜飛聞言，臉上一紅，欲言又止。

先生忽然醒悟，笑問：「你可想帶幾個回去與你娘吃麼？」

姜飛紅著一張凍臉，強笑說道：「吳大爺能許我帶走麼？我娘今夜還不知有錢買小米沒有，她最愛吃甜的，我家已三四年沒見糖了。」

先生見他話未說完，一雙又黑又亮的眼睛已掛下兩行淚珠，不禁冷笑道：「你今日來此吃飯，全是我的主意，少時只管拿走。如有人與你為難，我自會去向主人說話，放心好了。」

姜飛聞言，猛想起這家土豪勾結官府，勢力極大，手下惡奴狐假虎威，隨意欺人，鄰里常人稍微冒犯常遭毒打。聽方才所說，口氣大是不妙，莫要事後尋我母子晦氣，心中一驚，又不敢當耐說出。

正在為難，暗中發急，主人長子長女忽然踏雪而來，因頭上帶有風帽，又大怕冷，匆匆被幾個下人送進，先生坐在旁邊也未看見。到了書房見先生不在房內，此是從來所無之事，方要詢問，惡奴吳元已上前討好，低聲說了經過，滿擬這兩位太老爺大小姐素來驕貴，見不得窮人，先生這等行為定必不以為然。老主人又最寵愛這一子一女，回去一稟告，先生飯碗就不打破，也必受氣。

哪知這兩兄妹有力而來，加以年將二十。男的起初文理不通，自從先生來後，想起東家雖然不好，到底得人錢財，好歹也應教出一點成績，覺著這大的兩個人雖奸猾，染有父風，求名之心卻盛，知道用功，教了不到一年便考上秀才。主人對於老師信仰也由此。

當日兄妹二人本已告假，打算圍爐賞雪，忽然聽說本省藩台日內為母做壽，土豪因聽那兩老翰林說，兒女近年得了名師，詩做得好，長子更是一筆好字，意欲人前顯耀，便令兩小兄妹連做帶寫。兩人一想，藩台本省大官，為母做壽，人家所送詩文都是大手筆。聽先生說自己寫作並不甚佳，父親只管逢人誇獎，實在還不能拿出見人，臨時怯場，惟恐丟人，知道先生寫作俱佳，特意來請捉刀。

一聽惡奴這等說法，再看外面先生與一貧兒對坐在前廊下人桌上，飯菜只得幾樣次的，也無一人侍候，雖然好笑，總覺惡奴做得太過。又想借此討好，以防先生推托，不肯代寫。兄妹二人互相使一眼色，先不發作，笑嘻嘻一同靜聽。

惡奴以為小主人必已說動，越發得意，添枝加葉，連刻薄帶挖苦，聲音也越來越高。正在得意，忽聽一聲「該死混蛋」，接連便挨了兩個大嘴巴。原來這兩位小主人反幫先生。

男的連踢帶打，女的拍桌大罵說：「一日為師，終身為父，我們主人對老師何等恭敬，他老人家看那窮孩子可憐，想要周濟，原是好事，你這該死的奴才怎敢無禮？待我稟告太老爺，打斷你的狗腿！」一面吩咐隨來惡奴將吳元帶走，等候發落，快選一個老成恭謹的下人代替侍候書房，以後無論何事，只老師吩咐，不許絲毫違命。

跟著便同走出，賠笑說道：「外面太冷，奴才無禮，學生業已責罰，請老師到裡面坐罷。這個小孩窮苦可憐，少時多給他一點錢就是。」

先生一任書房裡面打罵吵鬧，始終若無其事。剛和姜飛訂好約會，準備將自己存而未用的束脩取出相贈，兩小兄妹已自走出賠話。先生知這兩人年紀較長，習氣更大，先還打算如聽惡奴之言，詞色稍有不遜，立時辭館而去，這等行徑實出意外，先頗高興，覺著少年人終有一點良心。

知道姜飛不慣暖房，便令在外稍候，先將包子取紙包好，以備帶走，然後歸座笑道：「我今日因見這個貧苦幼童有志讀書，無力求學，冒著嚴冬風雪來此聽講。一問家中又是那樣寒苦。想起你家對我厚待，每頓飯菜豐盛，從吃不完。他也同是人家兒子，這樣饑寒交迫，實在看不過去，一時多事，喊他進來吃頓飽飯。」

「不料吳元嫌他貧苦，說話無禮。我因這一類事朱門豪奴從未見過，大驚小怪也是常情，並未與之計較，你兩兄妹這一打一罵也覺稍過，既已責罰，不必再追究了。你們方才因病告假，怎又前來，可有件事要和我說麼？」

兩小兄妹看先生面有笑容，又把惡奴罵了一頓，並向先生道歉，最後方始說起寫作壽文之事。

先生聞言，略一尋思，哈哈笑道：「原來是這樣的麼。我向不做諛墓諛壽文字，何況代你捉刀。也是你們運氣，今日恰要錢用，我那束脩前三月又被我用掉多半。自來救人應當救徹，好在非我出名，現成交易，你們偷點浮名，我也救兩個孤兒寡母，這還值得；免我用完，將來起身沒有盤川也是好的。你拿四十兩銀子來，送與那個苦孩子，我為你們連寫帶做，一手包辦好了。」

兩小兄妹也未聽出言中之意，聞言大喜，忙命下人去取銀子。先生等銀取來，交與姜飛，又將自己一件舊棉衣與他披上，喊在一旁，低聲說道：「我恐你母子將來受惡奴的氣，方才未與計較，不料這兩個小主人為想求我寫作壽屏，仍將其打罵了一頓。旁立惡奴心中均都不平、你已結怨，須防小人暗算，此銀拿去交你母親度日。」

「單讀死書不切實用，可將近三月內聽書所得閒時想好，等到龍亭見面，經我考問，再教你讀書做人之法。回去只把前日我講的《管子》、《墨子》各買一部，再有一部《通鑑》，足可夠你隨時用功。以後這裡不要來了。」

姜飛感激得淚流不已，連聲應諾，一句話也說不出，臨走說道：「老師是我恩人，我一肚子話一句也說不出來。這些少爺小姐都在窗內看我，不便多說。天一放晴便往龍亭等候，不見恩師我決不走，除卻早晚兩頓為娘燒飯挑水，都在那裡。恩師也許有事，年前隨便哪一天去都好。此時拜師好些不便，我到家中再向恩師叩頭吧。」

先生見他詞色感憤，心想，主人家中子女眾多，家財富有，到此一年多，從未見他穿過一次舊衣，小孩不用的衣服不知多少，隨便糟蹋，有心代要兩件，又覺那些衣服都是綾羅綢緞，少說也有七八成新，姜飛家貧，太不相稱，又易引起奢華之念，便未再說。為防帶了銀子包裹出去被人攔阻，又命另一惡奴引他出去。

姜飛回到家中，見母親因寒冬無糧，連凍帶急已然生病。一聽兒子有此奇遇，幾疑做夢。姜飛忙去買了柴米、應用諸物 and 那三部書，到家點起香燭，先朝先生望空遙拜，叩頭謝恩。又將包子蒸好，連新做好的小米粥端與娘吃。

姜飛指手畫腳，連說帶比，向乃母說：「早來為想聽書，又恐昨夜所剩冷粥不夠母子二人之食，假裝吃飽，空著肚皮冒著風雪溜進園去，立在後窗雪地裡偷聽。不料那些男女學生怕冷晏起，久等不來，冷得發抖，手腳全都凍僵。偷看房中卻是茶煙裊裊，溫暖如春，貼著窗縫便有一絲熱氣透出，雙方只有一窗之隔，相去天地。」

「好容易盼到這些少爺小姐前呼後擁擁抱而來，人比平常大了兩倍，穿得又是溫暖，又是華麗，一路還在吵冷。正想，都是一樣人，我母子怎如此苦法？我也不想到書房裡去，能夠在外面風雨廊中，和他家下人一樣對著火盆吃碗熱茶，坐上半日，偷聽先生講書，不受風吹雪飄，便是極大福氣。」

「後來又冷又餓，凍得心痛頭昏，實在支持不住，知道快要開飯，飯後方才講書，少說還有個把時辰，想要溜到王三叔花房中避一避寒再來。因正開飯時，恐人多心，肚子已餓得發慌，看人家吃更是難受。那姓吳的人又凶橫，已罵過我好幾次。不是王三叔常說好話，還送了幾盆梅花到他家裡，早被打出。週身雪泥濕污，被他看見定要討厭。正在忍痛苦熬，做夢也未想到恩師這樣好法。」

母子二人，邊吃邊說，話還未完，早抱頭痛哭起來，姜飛聰明用功，先想聽了數月，先生講得又好，早已記熟，書上的字定必認得。哪知耳傳心記，不曾眼見，先生雖講得透，與書上的字好些不同。

想起龍亭之約，不禁急得要哭，後來仔細回想，覺著先生開講，必要念一句底下的話，不是原有，便改變方法，耐心猜想下去，仗著平日留心，常時向人請教，有好些字還認得，不久悟出先生所講原文不多，有時四五句，或一二句，先念出來，照此推詳下去，竟將平日所聞全數尋出。

共只半本《管子》和兩篇《墨子》。《通鑑》所講較多，都是一段一段選擇出來，所說都是歷朝興亡盛衰、得民失民之跡，對於每次亡國之因，以及人民憤怒、揭竿而起、與官家堅甲利兵拼鬥之事，說得尤為詳細。因不連貫，找起來極為費事，所幸不多。

那雪連下三日，惟恐天晴赴約問答不出，日夜用功，不特把原來所聽記熟，並還悟出許多道理。第四日剛見太陽便往龍亭跑去。等了一天先生未來，由此每日都往守候。姜母知道先生有心成全，什麼事都不要他做。大還未亮便令帶了昨夜備好的乾糧和些散碎銀子前往守候，接連數日均未見人。

先還以為雪後路不好走，一晃半個多月。快到除夕，先生始終不見，去尋園丁老王打聽，剛到園門便被喊出，低聲囑咐，說：「老師日前放完年學，留下一封信，不辭而去。主人還在到處尋他。如今吳元恨你入骨，我也幾乎為你打碎飯碗，千萬不可再來。」並催快走。

姜飛聞言好生驚疑，主人不願先生辭館，決非為我之事而去，照恩師為人和平日教學生的口氣，斷不致失約，莫要故意試我？反正我母子不是恩師豈能度日？皇天不負苦心人，哪怕等上一年，也要將他等來才罷。主意打定，每日仍往苦等。姜飛從小窮苦，知道艱難，所帶兩許銀子原防拜師時不時之需，始終放在身旁，未用分文。